M+184/13



中国抗日军人举起了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采自《第二次国共合作》）



武汉人民欢呼国土光复。
（郭寒作插图）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何应钦（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侵略者的下场——日本战犯受审

（采自《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





…斤的下场

…建矣万年——在抗
…阵亡将士墓前的
…国贼汪精卫、陈
…君夫妇跪像。

…自《抗战建国大画史》）

②国贼伏法——…
汪精卫充任伪"国
民政府主席"的…
公博，于一九四…
年四月十二日判处
死刑，六月三日，
枪决于苏州。

（郭宝钧供稿）

目　录

胜利受降

第六战区胜利受降纪略……宋瑞珂（1）
武昌受降经过……侯镜如（7）
宜昌受降记……张京师（14）
胜利受降随军记……谢蔚明（17）

抗战时期的湖北沦陷区

沦陷时期湖北伪政权的前前后后……程　华（23）
沦陷时期的武汉……张安藩（32）
荆沙沦陷时期的伪组织及其内幕……秦仲祥（38）
沦陷后沔阳的日伪军政概况……易行之（51）
沦陷时期湖北的汪伪国民党组织……程　华（57）
武汉沦陷期间的华中基督教团……沈天然　李叔方　胡学汉（61）
沦陷时期的军统武汉区……邓藩光（68）
鄂南敌后见闻……龙从启（77）

我与“定国军”……刘国钧（91）
熊剑东与“黄卫军”……刘建新（104）
邹平凡从“黄卫军”到新编第二十一军……郑均平（118）
金龙章与“自卫军”……汪　浩（123）
汪步青与“和平救国军”……何醒民（127）
金亦吾与“游击纵队”……胡文卓（132）
叶蓬的最后活动……舒靖南（141）

收编伪军亲历记……魏煜娓（145）

武汉沦陷时期日军对棉纱棉布的统制与掠夺
……唐兰樵 胡笑如（150）
日伪时期汉口棉业公司内幕……朱柏龄（166）
日军在沦陷区掠夺金属物资纪实……张孟青（170）
汉口沦陷后的银钱业……何瑞保（174）
武汉沦陷大量出口物资被日军掠夺……邓藻光（179）

沦陷时期湖北的日伪报刊杂志……程文华（183）
记《武汉日报》的改后版与光复版……吴启铎（190）
日伪时期武汉小学教育见闻……刘文藻（209）

日军占领武汉后的暴行……汪正万（214）
日军狱中纪实……杨昌铸（217）
日军罪恶 永远难忘……张继明（220）
黄陂王家河“七·一九”惨案纪实…… 沈昭武 王学其（223）
日军侵犯宜城罪行录……吴代秀（227）
孝感楼子湾惨案…… 李鹤鸣 丁立宽（230）
日军的毒化政策……余松隐（232）
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杀……胡兵城（236）
玉泉寺罹难纪实……张明洪（238）

·质疑·订正·补充·
关于《武汉“一二·九”运动及其前后的回忆》一文的重要
更正……（240）

第六战区胜利受降纪略

宋瑞珂

一九四五年七月，我从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毕业，回到前方第六十六军军部。当时六十六军的防地，右接九十二军，南起安乡、黄山头，北沿虎渡河、松滋河到洋溪、枝江老城，左邻第三十军，蜿蜒三百里，与日军对抗，时有小接触。陆大同班同学、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新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到职以来，即计划反攻宜昌、沙市，策应我中国陆军总部所指挥的一、二、三、四方面军反攻广州、衡阳和雷州半岛，以求打通海口。我回到暖水街军部所在地后，即督饬所部积极做好一切作战准备。正在深入搜集情报和加紧作战准备中，八月十五日夜，得悉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八年，我国军民浴血奋战，经过二千九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艰苦备尝，一旦和平来临，欢欣鼓舞，难以言宣，鞭炮齐鸣，响彻原野。官兵群众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八月二十七日，接到六战区长官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大致如下：

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五十九军（刘振三）、七十七军（柯基沛）接收孝感、花园、广水、应山和信阳等地。

周碞第二十六集团军的七十五军（柳际明）接收沙洋、天门、岳市、应城、安陆和黄陂等地。其三十二军（唐永良）接收荆门、当阳等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吴奇伟江防军的三十军（鲁崇义）接收宜昌，其从四川赶来的第七十六军（廖昂）、一三五师（祝侠年）接收江陵、沙市。

王敬久第十集团军所辖侯镜如九十二军由常德出发，取道岳阳，接收武昌。宋瑞珂六十六军取道阳市、郝穴渡江经沔阳、蔡甸等地接收汉口、汉阳。其第十三师暂留湘鄂边区候命归还建制。

我接奉受降命令后，即令所部第一八五师（李仲辛）、第一九九师（彭战存）于八月二十八日各由现地出发，三十日到达阳市以西地区。适值阳湖堤溃决，洪水泛滥，前进受阻，遂折向北行，命一八五师改在沙市渡江，经潜江、系马口，限九月十日以前到达汉阳近郊。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九九师改经弥陀寺到太平口渡江。因渡船少，直到九月二日，才到石套子集中完毕，经江陵城北，十回桥、后港、李家市到沙洋渡襄河，又经多宝湾、张截港、岳口、仙桃镇（今沔阳县）、系马口、蔡甸等地，于九月十日按时到达汉口以西地区。由于限期紧迫，每日行程在百里以上。记得到岳口、仙桃那两天，都是半夜才到，翌日凌晨即出发继续前进。官兵虽极疲劳，但都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而忘记长途跋涉之苦。因九十二军也为洪水所阻，行军受到影响，尚未到达。故第六十六军在蔡甸（今汉阳县）以东地区待命入城。

九月十一日，我偕副军长阮齐、参谋王美珩到汉口巡视一周，山河依旧，景物全非。战争灾难的痕迹，到处可见，工厂关闭，商业凋敝，昔日之繁华景象，今却十分冷落。旧市政府附近，模范区以及一元路以东地区，断垣残壁，触目皆是。武汉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的苦难生活可以想见。不尽的长江依然滚滚东流，却看不见悬挂中国旗帜的船舰。龟山脚下，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狐横行。在回程中遇到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一见我们是抗战回来的人，他们欣喜若狂，齐涌过来，挥舞头巾草帽，向我们致意，热情攀谈，问寒问暖。我们看到这些动人的情景，虽不

相识而胜似亲人的民族感情，不期而然地从心中升起，象久别重逢的亲骨肉一样。思亲每泪涟，戎马忽八年，今朝返故里，喜报乡亲前。武汉人民遭受日军蹂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达七年之久，作为一个守土卫国是其天职的军人，我内心深感歉疚！

九月十二日，我派出步、炮兵各一部占领龟山。

九月十三日，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偕其参谋长毛景彪率领幕僚人员到达武昌，驻在今武珞路抱冰堂。

九月十五日，两个军同时入城，第九十二军进入武昌，第六十六军进入汉口、汉阳。先一天(十四日)，我令所部推进到硚口附近。十五日上午八时，在硚口广场集合，举行入城式，首先我巡视部队一趟，然后讲话。大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战争，参战国家之多，战场辽阔之广，战役、战斗之频繁，均为历次战争所无法比拟。各国对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贡献，虽各有大小，但都是反法西斯战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是这次大战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生命财产损失最大的国家。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歼灭和箝制了大量日军。这对制止日军北进，迟滞日军南进，鼓舞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斗志，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无论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在艰苦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牺牲。单是正面战场大规模的会战有二十二次，重要战役一百十七次，大的战斗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三次，小战斗每天都有，不计其数。抗战八年，我国军民牺牲上千万，我们要永远记着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将永垂不朽！

现在抗战胜利了，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不平等条约取消了，百余年来的国耻扫除了，东北三省、台湾、澎湖等我国领土，将完璧归赵。我国人民渴望和平，今天和平来临，将休养生

息，医治战争创伤，从事建设；发展生产。今后的任务，将遵照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致力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国家。

我随即下令开始入城。《新湖北日报》鄂中版主任谢蔚明同志和新闻记者，从鄂中随军来汉，亦参加游行。我们向黄浦四期同学朝鲜人某（忘其姓名）借用一辆大卡车，我和副军长、各师长和部分记者都立其上，由硚口沿汉正街东进，到三民路孙中山先生铜像前，下车致敬。然后经六渡桥、中山大道到一元路附近停止。这天，汉口到处呈现着一片欢欣的景象，街头巷尾，人人喜形于色，流露出对抗战胜利和和平实现的欢欣，有多处燃放鞭炮，表示热烈欢迎。

入城后，派一九九师驻硚口附近，其五九五团担任自六渡桥至硚口的警备勤务；五九六团进驻汉阳；其师直属部队和五九七团驻水厂到陈家墩地区。

一八五师五五三团驻张公堤内之姑嫂树；五五四团进驻刘家庙、谌家矶；师部驻一元路原德国领事馆；五五五团担任六渡桥以下至旧日租界之间的警备勤务；军部及直属部队驻旧市政府附近空房内。当时的璇宫饭店马粪杂草堆积如山，派辎重营打扫十天，才将军部迁入。

九月十五日下午，王敬久总司令召集我们两个军长说：孙长官有电报来，要我们先行接收。我建议说：长官部和党政机关日内即将到来，最好等他们来到后，组织党政军接收机构统一接收，以免国家遭受损失。我们派出部队担任警卫，只负看守之责，不担任接收物资任务，他们都同意这样办理。

九月十七日下午五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及各单位官兵两千余人，分乘民万、民本两轮抵汉，各界人士及候镜如和我都到码头欢迎。孙下轮后与欢迎人员握手相见，

驱车经赴球场街上智中学（现武汉市第六中学）长官部驻地，沿途民众，夹道欢迎，摇旗欢呼！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式，由孙蔚如主持日军签降。从中山公园大门口到受降堂附近，都有六十六军派出的战士和宪兵担任警卫，气氛严肃而热烈。

在礼堂正中悬挂的孙中山先生遗像前，设置一条长桌为受降席。孙蔚如、郭忏、王东原（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王敬久、周磐、侯镜如、宋瑞珂等入座，观礼席上有邵华、徐怨宇（中央社武汉分社主任）、新闻记者数人。还有六十六军师长彭战存、李仲辛，九十二军师长郭惠苍以及苗培成（两湖监察使）、徐会之（汉口市长）等人。

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由谢士炎少将引导在受降堂大厅口肃立，向孙脱帽行礼致敬，孙欠身示答。冈部当场解除佩刀双手递交谢士炎，谢士炎随即捧着呈孙蔚如，以示冈部所率第六方面军统属的二十一万日本侵略军全部向我缴械投降了。

孙蔚如令其交验代表签降证明文件，冈部走近孙前敬礼后，双手呈交冈村宁次授予他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和有关文件，孙当面审阅毕，即以中日两种文本的降书各两份交给冈部，冈部双手接捧，又向孙一鞠躬后，打开降书恭谨地在降书上用毛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然后将两份降书呈交孙蔚如签名盖章。孙以一份交冈部领收后，退回原位，孙令冈部退席，冈部遵命后退三步，然后正步走出礼堂。在签字仪式进行中，冈部自始至终表现出严肃而沮丧的神情，动作拘谨。

签字仪式完毕后，孙蔚如在另一会议室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由各机关首长及中央各部特派员组成一个敌伪物资接收委员会，由孙担任主任，为全部接收物资之指导机关。先后约二十天，二十一万武装日军全部缴械，进入划定地区集中，到一九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年四月，全部日俘遣送返国完毕。伪军李宝琏、邹平凡（吞并了小股伪军自称军长）、古鼎新等部共约五、六万人，也全部缴械。伪军官资遣，士兵愿从军者编补各军（六十六军没有要），不愿者资遣回籍，历时两周，全部完毕。一九四六年二月末，蒋介石在南京整编会议上称赞说武汉地区处理伪军的办法，是最好的范例。

对于大汉奸叶蓬的处理，大快人心。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武汉撤出前，预料叶蓬有投敌之可能，兼武汉警备司令郭忏派员买好船票，邀叶蓬前往重庆，以期打断他当汉奸之念。岂料此人毫无民族气节，当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后，叶即溜走潜往南京投敌，历任伪军要职，在日军投降之前，任伪两湖绥靖公署主任，为虎作伥，欺压人民，民愤很大。抗战胜利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到武汉之初，我正在郭忏那里商谈公务，总务处长蒋宪之，持叶蓬名片来报告说：叶蓬求见，郭吩咐说：即将其扣押，明天用飞机送往重庆惩办。后在重庆处以极刑，以为认贼作父者戒。

我军进驻武汉后，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忏兼任武汉警备总司令，彭善为副总司令，吴光朝为参谋长，侯镜如为武昌区警备指挥官，宋瑞珂为汉口、汉阳区警备指挥官。到十月底间，九十二军空运北平，六十六军推进到河南信阳至花园间地区，担任平汉铁路南段信阳至孝感段护路勤务，第十三师驻应山县，派其三十八团驻花园，负责南起肖家港车站，北到杨家寨车站；第一八五师驻广水，派其五五四团负责广水、武胜关到柳林车站；六十六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驻信阳；工兵营担任东双河等地警备；第一九九师驻信阳及五里店。

我军调离武汉后，第十八军（胡琏）由湖南开到武汉接替警备勤务。其军部驻武昌，第十一师（杨伯涛）驻咸宁，十八师（覃道善）驻孝感，一一八师（高魁元）驻黄陂。

武昌受降经过

侯　镜　如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当时任第九十二军中将军长，奉命率部由湘西兼程开往武昌受降。今当耄耋之年，许多往事，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从记忆中消失。仅就记忆所及，将此段经历简述如下。

受　降　准　备

日本投降前夕，第九十二军辖第二十一师（师长郭惠苍）、第五十六师（师长孔海鲲）及第一四二师（师长刘春岭）三个师，归第六战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黄埔一期同学）指挥，在湖南津市、澧县、安乡、南县、常德、汉寿、益阳间滨湖地带担任抗日防务。以第二十一师、第一四二师为第一线，新近由第三十九军改编成的第五十六师控置于桃源县附近为军预备队。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桃源陬市附近。左翼友军为第六十六军宋瑞珂部，右翼友军为王耀武所辖的部队。

武汉方面之敌，为日军第六方面军所属第一三二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第八十六旅团、第八十八旅团及后勤部队、空军、海军共四个军，二十余万人。

日本投降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遵照蒋委员长及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示，通知日军第六方面军指挥官冈部直三郎所部就地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向我军缴械投降；并以一个军监视宜昌、当

阳、沙市方面之敌，以四个军向武汉挺进，分别解除日军武装。具体部署是：第十集团军负责武汉方面的受降任务，以王敬久为总受降官；第九十二军负责解除武昌及金口、蒲圻、咸宁、赛店等地日军第八十八旅团、第八十六旅团、第十二步兵旅团及第一一六师团的武装，以我为受降官；汉口方面由第六十六军负责；仙桃、岳口、天门、应城、黄陂、孝感方面由第二十六集团军周碧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所辖第十八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五军负责。

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蒋委员长电令指示精神，鉴于日本政府虽已示降，但侵华日军狡悍，一贯以战胜者自居，在我军接收过程中，可能出现负隅顽抗情况。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要求各受降部队应俟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当面日军取得直接联系，等日军第六方面军指挥官将我战区司令长官给日军的通知，诸如“不得向本战区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本战区各军前进地区及经过路线日军不得阻碍”等一系列规定下达到日军前线部队以后，再开始行动。事实也是如此，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我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王道心营还与当面日军发生过战斗，我军亦略有伤亡。因此，在接奉受降任务后，军司令部当即令各师以团为单位开始向澧县、常德、桃源、益阳、军山铺等地区集结待命，并做好一切行动准备。

向武昌挺进

我军各部队于八月下旬集结完毕后，战区司令长官已与日军联系就绪，当即遵照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各部队于八月二十七日开始前进。

行军部署：全军区分为两个梯队。第二十一师及军直属部队为左纵队，从常德出发，经津市乘船沿澧水经安乡、华容出洞庭湖后，沿长江经洪湖、嘉鱼、金口向武昌前进。第一四二师及第

五十六师为右纵队，从桃源出发，由益阳乘船沿资水出洞庭湖至岳阳后，以一部乘船沿长江，主力以铁路输送沿平汉路北上，各师如船车缺乏，应以徒步行军，水陆并进，兼程向武昌挺进。

全军行动开始后，进展十分迅速。第二十一师一部沿长江北岸行进，于九月十三日进抵汉阳以南的鹦鹉洲。主力于九月十五日正式进驻武昌青山、洪山、大东门一带，师部驻司门口。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徒步到达津市后，改乘小火轮沿澧水下行并带木帆船数十支同行，后经藕池口（当时尚有日军据点）入长江，经洪湖（新堤）、嘉鱼，至金口上岸徒步进入武昌。军部驻紫阳湖烈士祠，直属部队驻起义门附近。第一四二师于九月十三日进至岳阳，十五日到达金口、纸坊及武昌郊区，师部驻金口。第五十六师亦相继到达蒲圻、咸宁、葛店等地，师部驻咸宁。

在行军中，我记忆较深的几件事：（一）进入沦陷区后，看到集镇萧条，十室九空，人民群众大都面容憔悴。但他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有的妇孺拎着鲜鱼和鸡蛋，夹道欢迎国军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二）沿途看到日军据点，部队早已撤走，只剩下一些尚未烧完的灰烬；过藕池口时看到日军站岗的士兵，神色沮丧，呆若木鸡，毫无表情的面孔，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就是自称世界上第一流的、不可战胜的“皇军”；（三）到洪湖时，我曾下令释放了被日军关押的三百多爱国同胞，使他们重见天日；（四）过嘉鱼，见到一日本洋行经理强拉农民百余人为其运输货物，恣意拳打脚踢，我当即命副官严予训斥，不准其继续作恶，日商只得俯首从命；（五）到达武昌郊区时，汪伪湖北省政府省长叶蓬前来迎接，我令其约束所部，维持社会秩序，听候处理。

此次我军长途跋涉进展神速的原因：（一）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一旦胜利到来，官兵归心似箭，精神振奋，故能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奋勇前进；（二）沦陷区人民积极为我军提供船只，送粮送草，机车上缺煤，铁路工人就用木柴烧锅炉，勉力为我军

开车；（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进驻汉口的前进指挥所（主任为少将副参谋长谢士炎）及时提供情报，沟通与日军的联系，协助调拨车船；（四）整个行军过程中，未遇到日军的抵抗和来自其他方面的阻挠。

“九·一八”受降仪式

第九十二军和第六十六军先头进驻武汉以后，王敬久总司令于十三日乘轮抵武昌，孙蔚如司令长官亦于九月十七日乘轮抵汉口。战区司令长官部当即决定于九月十八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内举行受降仪式。我和军参谋长李获秋、第二十一师师长郭忠笃、第一四二师参谋长王有湘等人应邀参加。

受降堂内，正中悬挂孙总理遗像和蒋委员长肖像，两旁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气氛庄严。出席受降仪式的是当时在武汉的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八十余人。

下午三时，孙蔚如司令长官身着戎装，偕同副司令长官郭忏、王敬久总司令等人就座后，孙蔚如以主受降官身份亲将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第一号命令授与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命令内容主要是宣布我军各受降部队的任务，以及日军在缴械投降时应遵守的各项规定。冈部直三郎大将签字受领命令后，随即表示愿意转饬所属部队切实遵照执行。陪同参加投降的还有日军第六方面军的参谋长中山贞武少将及福栖静岛大佐等四人。

这次受降日期，选定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举行，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巧合，但也是侵华日军官兵们始料所不及的。我们选在这天举行受降仪式，这对大长中华民族志气，洗雪近百年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耻辱，具有重大意义。

各部队接收情况

“九·一八”受降后，日军冈部直三郎根据我战区司令长官

的命令，于九月二十二日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我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并将副本及其各部队番号、兵力、驻地、武器、装备等有关图表送给战区司令长官部转知各受降部队。从此，我军各师、团、营遂逐级开始了接收工作，先后于九月三十日及十月八日解除了日军的武装。各师接收情况如下：

第二十一师负责接受驻武昌地区的冈部直三郎所指挥的战列部队、宪兵部队及其他部队共53，900余人的投降。缴获各种火炮164门、步骑枪19，500余支、轻重机枪450余挺、手枪450余支、军刀550余把、各种车辆300余辆、战马1，600余匹、有、无线电台80余部，各种弹药甚多。

第一四二师负责接受金口、纸坊地区日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团官兵8，300余人的投降。缴获步骑枪2，300余支、轻重机枪240余挺、战马96匹，并有汽车、军刀及其他的器材。该师还负责改编驻金口、纸坊地区的汪伪“自新军”公秉藩的第四军。

第五十六师负责接受咸宁、蒲圻、葛店等地日军14，000余人的投降和改编驻葛店的汪伪“自新军”李宝璋的第五军。

各部队解除日军武装的工作，基本上是顺利的。日军各部队在投降时，均能有秩序地按册点交，没有发生故意破坏和混乱现象。例如，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一营接收武昌郊区日军一个炮兵中队，有榴弹炮十二门，系铁轮炮车，骡马牵引，各种观测、通信器材均完整无损，弹药也有一定储备量，共有牵引驮马及乘马二百余匹。因草料缺乏，骨瘦如柴，有的马蹄伤残，不能行走。足见日军当时装备虽比我军稍好一点，但与美军相比则落后得多。

另据各师反映：在接收过程中，日军官兵表面上毕恭毕敬，枪炮也擦得干干净净，仓库里的弹药和军需物资也放置得整整齐齐。有的军官含着眼泪对我讲话，有的给我下级军官赠送照相机之类的礼品；有的单位借故不交出清册，随便我们说多少算多少，

不论是武器弹药还是被服装具都是如此。企图给想发接收财者，开方便之门，用心至为险恶。有的日本军官不承认战败，公然说："二十年后日本会更强大"；有的在墙上书写"二十年后再来"的口号。还有个别军官喝醉后投江自杀或剖腹自杀，足见其受"武士道"精神及军国主义教育毒害之深。

投降后的日军官兵及日本侨民，均由我日俘管理所（所长彭冷芳）分别集中于青山、洪山、大东门、珞珈山等地。冈部直三郎被囚禁在武汉大学内。当时，武昌街道破烂不堪，我们曾令日俘清理废墟，整顿市容。

对江伪部队的改编，按照上级指示，军官一律资遣，士兵分别编入各师补充营、连缺额。

空　运　北　平

第九十二军进入武昌仅二十多天，各部队正在进行接收扫尾工作之际，突然接奉蒋委员长电令，命我立即率部由汉口机场空运北平，接受日军华北派遣军所属第三战车师团等部的投降，并任命我为北平警备司令，负责北平及其外围地区的卫戍任务。我当即命令各师中止接收，准备空运。

空运由美国空军某运输部队担任。军司令部派遣联络参谋长与美军共同协商制定了空运计划。每天往返两次，每次40—50架次，每机可运载轻装士兵70—80人，重装或行李较多者50人。两天一个师，军直属一天，预计七天运完。马匹、火炮、车辆、辎重，有的准备海运，有的留交武汉友军。各师空运顺序，依驻地情况，仍按由湘西向武昌挺进时的顺序，由第二十一师先行。

空运的实施，是严格按照计划的要求进行的。空运部队以团为单位，先一日渡江到达汉口机场外围地区集结，按乘坐飞机的号码编成小分队，起飞前一小时进入机场各自乘坐的飞机旁边，经过清点人数，然后按时登机。当时，部队虽未经过空运训练，

由于计划组织周密，各部队亦能严格按照计划行动，经过七天时间，全军于十月上旬全部空运北平。其中只有一架飞机在北平东郊双桥上空低空飞行时，机翼撞在无线电高塔上坠毁。第一四二师的一个排官兵及美空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第九十二军空运北平以及后来第九十四军牟廷芳部由上海空运天津，乃是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依靠美国军援，利用海空优势抢占华北战略要点的一项重要措施。因华北沦陷时间较久，日军后方兵力单薄，主要交通线两侧广大平原和山区均为八路军所控制，平汉、津浦两线交通断绝，无法军运；孙连仲指挥沿平汉路北上的部队在邯郸与八路军遭遇，高树勋阵前起义，马法五战败被俘，平、津、保出现了真空；第六十六军系陈诚的基本部队，必须留在华中镇守武汉；"兵贵神速"，九十二军离汉口机场近在咫尺，空运北平，最为理想。后来，蒋委员长视察北平时，曾对我说，当他接到九十二军第一批空运部队在北平着陆的报告时，心里感到如释重负，似乎华北局势已"稳操胜券"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支部队经过曲折经历，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九十二军三个师在北平起义，三一八师在福州起义，从此全体官兵获得了新生。

（1986年6月12日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